

# 避難香江十年 (下)

陳 廣 沅

## 聖瑪可教數理五年

在香港王老板的維大公司做了一年多，生活有着，王老板待人亦甚厚道，但他一面倒地捧中共言論有些刺耳，而且許多事言過其實。手下幾位幹部都是大翻身過來的無學術根基者，他們都喜氣洋洋自以為是國家當權人，每每譏笑揶揄，嘲弄一班大學畢業或出洋留學者，說他們祇會擺樣子，無甚用處。當時有一位熊先生燕京大學畢業專長化工，常常因為聽他們的言論而生氣，日有求去之心。又有一位姓繆的叫繆天行，剛到香港時身懷十幾萬美金，與王老板甚好，想係股東之一，稍通文墨，每談中國政治以為非用法家方法不可。他自己也開了一間進出口行做生意，可是運氣不佳，手中積蓄蝕光，結果回大陸去。王老板平時對他就不加重視。我當時觀察結果，以為在香港立腳，我還有一筆蝕不掉的本錢——數理教材。當時有兩位同學在教書，同他們談談才知道香港學校分三類，一類是官立學校，待遇最好，不容易進去；一類是政府補助或津貼學校，待遇也不錯。比較容易找個教職；第三類是完全私立，所謂學店，待遇最差，學生最多。有一位同學在天主教立學校是受政府津貼的，他單身在

港，生活優裕而油腔滑調，不像一個教育家。另一位在一個叫新法中學的教數理，那是一間私立學校，是商店性質，學費高而薪水低，但叫座的老師，待遇從優。這位同學有一位新太太，有一輛汽車，似乎過得很高興。我當時請教如何可謀得一個教職，他們都說不易。

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上海儲運局同事，原在太古倉庫為主任的楊寶璜先生。他說他在聖瑪可教會中學教書，那時候校長是刁作謙先生；刁先生已近八十歲，仍每日打網球精神甚好。我問有無機會教數理，他說他代打聽打聽。杳無消息，也就算了。後來聽說刁先生告老，新校長為潘紹華先生。潘係武漢華中大學畢業，抗戰期間，華中大在雲南大理上課，老同事曾廣智兩位小姐也在大理華中大學讀書；畢業後二小姐與同學潘君結婚，潘即新任聖瑪可中學校長。我得此內情，即去找曾廣智兄請他推薦於令坦。曾太太在座，她說「這必須辦到 (It is a must)」。後來潘上任後即聘我為數理教員，月薪一千五百元。校址在香港「鐵崗」。一九五五年九月間開學，我在家門口乘漆成道公共汽車到尖沙嘴乘天星小輪渡海，沿雪廠街直走到雲咸街街角即到。中午自帶三明治，在校中購牛奶一盃；飯後在飯堂小

休，下午再上課。三時許下課後仍到維大公司辦兩小時公，然後回家。

課程為代數、幾何及初級物理，甚為簡單，晚間要看各生家課。英國教育對算術十分重視，無論二、三、四年級每星期必有算術一堂。大部分為換算問題，如中國人斤求兩，兩求斤問題；他們最要緊的為磅化先令，先令化辨士之類。在英國固為日常必須之生活問題，在香港學生則毫無用處，但殖民地教育就非如此不可。當時教數理的同室有李雪鴻女士，她是密歇根畢業生，專門數學。另一位叫寶姑娘，Barrice Pope，她是傳教士，為何明華主教 Bishop Hall 之好友。香港政權操於港督與主教之手；他們二位是港府最高當局，所以寶姑娘也就自認為特權階級，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表示她有權威，她教算術代數有年，頗有經驗。學生看她不但是教員，而且是教會主管，所以都怕她；教員也因她有政治地位在教育司署可以隨便褒貶教員，也有點怕她。我教初級物理，而學校無物理實驗室設備。化學有實驗室甚狹小。殖民地教育原以傳教及訓練英文為主，數理原為點綴品不甚重視。

聖瑪可為教會學校，教會有錢，而且潘校長為牧師出身，亦何明華主教之得意門生；潘年輕

有幹勁亦有眼光，建議原校湫隘無法發展，非建新校不可。結果在香港島東盡頭筲箕灣擇地建校。一年完成，一九五六年九月移入新校上課。這一變動，我就辛苦了！我每早過海灣要改乘電車走三刻鐘方到校。故每日來回要乘汽車、輪船、電車三個鐘點，此後每日走路要披星戴月，在家不見天日；為生活，為避聽共產宣傳，自願忍受。但在工作上則大有發展，亦痛快事也。新校舍為三層樓鋼骨水泥建築，每層五大間課堂。屋頂靠東頭有兩個臥室的公寓，客廳飯廳廚房浴室齊全為校長住宅，底層西頭為大門，門內為校長辦公室。課堂外為長廊，長廊對面有廣場為運動場，場西為禮堂或為室內運動場。課堂底層兩大間為化學實驗室及物理實驗室；兩室之間為儀器間，實驗室內水電煤氣設備齊全，我甚為滿意。開學前校長謂有一筆預算專門置辦儀器，我大為興奮；翻開儀器公司說明書，將聲光力磁電各項儀器及設備買齊，祇對電子儀器及設備甚少購置。其中香港有現貨均陸續交來；無現貨者先到英國購置，非不得已不向美國購入。貨箱運到時學生老師都爭先開箱取貨，如小孩拆視玩具具然。整理收存編號都師生合作。實驗儀器每項一套，做實驗課時，全班分為四組，每組做一不同之實驗，依編號輪流工作；每四個星期後完全換新。原來學校祇有六班，相當於初中三班，高中三班。一年後教育司署准本校加入第七班（高級班）相當於大學一年級。我就選用香港大學一年級所用之物理教科書及其實驗課本。同時教學方面，又添了三角，潘校長亦叫我擔任。我有機會複習舊課

而藉此多對學校服務，倒毫不畏縮。七年級第一班畢業者祇有十人，畢業後入英美大學留學者有之，但不能考入香港大學；學額有限，而許多天資較好者皆在官立中學，競爭甚烈。有一位最好者我留為助教，他則藉此深造，以備來年考港大；其人為曾偉思，至港大畢業後留美深造，得化學博士在大眾車胎公司 General TIRE CO. 做事，頗被倚重。

我在教書表演及實驗時，有了曾先生幫忙就輕鬆得多了。有許多較高級的實驗，我有時間可以先期實做一次；以避免像我的小學教師做表演時之當堂出醜。我把學生所有報告都裝訂成冊，存在儀器間，一則可以將好的報告叫下班學生傳觀後得些啓示；二則畢業生回校時也可將自己成績翻閱略為陶醉一番；三則學校當局也可以按期展覽使學生家長知道學校如何教育其子女。

我正在教得精神抖擻時，教育司署忽通知校長謂我已達六十歲。一九五八年已達退休之年，以後每年須有醫生證明身體健康方可繼續再教一年，每年如是。這一通知不免叫我緊張起來，每年有失業之威脅。就常與朋友們商討辦法，維大公司舊同事熊先生（大緯）告我，謂唯一出路就是申請移民去美，到美國找生路去。並說他已申請，正在等簽證云。同時他就將申請門徑詳告，我也就如法泡製起來。在未成功以前仍在忍辱教書。學校原在鐵崗時，距家路近，每日尚有時間去維大公司幫幫忙。學校搬到筲箕灣後，每日在車船上花費了三小時，實在無法去維大辦事。這次有強迫退休威脅時，就到維大去看看王老板，

談談近況。他好心表示：「你不用對這些事操心，學校要你退休時，你就退休到這裏來；我養得起你，我養你一輩子好啦！」他這真正好意我至今還牢記在心。如果當日美國政府不簽證而香港政府非要我退休不可時，我惟一的生路也祇有去找王老板了！

### 結束教書赴美求生

一九五九年七月美國領事館通知說，移民申請已被批准，請於接信之日三個月內啟程，這通知給我莫大之興奮，隨即辦理出國手續。這時掏英蘭英二女已在加拿大渥太華大學讀書，身邊祇有傳正二兒；他要趕到美國伊利諾大學秋季始業，就讓他先乘飛機走。我們夫婦二人則乘九月中開行之威爾遜總統號二等艙啟程。離港第一件大事要將房子家具頂出。當時有我的北洋大學學生畢天德（水源）先生，在印尼做事，不得意，想回港做事。他的家眷仍住鑽石山。我就回信告訴他，我要去美，所遺學校數理教師一席我可推薦，但我此次出行因身無積蓄尚缺少盤川。頗擬將住房頂出，此中有冰箱一只、煤氣浴水爐一只、柚木大床三只、柚木書枱座椅三套、客廳飯廳家具齊全，擬收回頂費美金一千元，問他可否頂去。他回信接受頂房辦法並請推薦教席，我隨即替他辦到。此事一成，我就可以整理行裝。打算乘船乘火車可以省些盤川，但細細算來仍須一千美元。於是函商在臺北做事之胞弟廣湘，他立刻匯來美金一千元。於是諸事齊備就等開船日期。至於簽證及訂船票等事全由老友道崙士代為辦理。

此時在美國之長子傳方已與臺北去之劉亞姜女士結婚並生一子，住在羅島州之首府。在加拿大讀書之次女掬英已在美東波士頓與陳立夫兄之次子陳澤寧結婚。所以決定乘火車直到羅島，可以多帶行李。所謂行李者不過兩個人各帶一只大箱一只手提箱而已。回憶三十年前一九二九年初去天津鐵路機廠就職時，亦為一箱、一捲行李、一手箱三件；一生粟六所能帶走者亦只一大箱一小箱而已。所謂「一肩行李，兩袖清風」。三十年工作代價就是多添了五個兒女，其中在家鄉所購三進瓦屋以及在上海所頂一座洋房皆非我所有，可慨矣夫！然而抗戰八年內戰三載後，我家骨肉無一傷痛遺失者，亦云幸矣！

九月下旬在九龍碼頭上船，送行者有畢水源夫婦、曾廣智夫婦、潘紹華夫婦、王寬誠先生、虞圖仙先生、曾偉思先生，及道崙士先生等，所乘為二等艙，夫婦不能同房，男女各別。吃飯在二等飯廳，桌凳雖無頭等豪華，而飯菜都還不錯；早餐有炒蛋、烤麵包、咖啡，以及炒米、玉米片和牛奶等。中餐有火腿三明治或鷄絲三明治、湯及咖啡等。晚飯更豐富，有豬排、牛排、漢堡牛碎、素菜、牛奶、咖啡、可可或茶。有時亦有電影看。此次船行南太平洋，毫無風浪，食量頗好，心情亦佳。聞樓上一等艙音樂即回想樓上與樓下之生活懸殊也。船到夏威夷之火奴魯魯，我帶太太下船觀光，先到植物園，觀賞其奇葩異草及各色各型之美齡蘭，再到水族館看各種各色之魚類及海狗海獺等，然後到中國館吃一頓中國飯，上船睡覺。第二天一早開船。船到洛杉磯我們

就乘火車，未買臥車票，好在火車無客，我們就在座位上睡覺。車到芝加哥換車東行，車廂設備不佳，甚污穢。客人色亦多係下流人物，行動粗魯言語衝撞，時有打架之事。我等噤若寒蟬，彼等亦不來找事。吃飯，車上有賣汽水咖啡及麵包者，有時下車買食；其實是一樣東西，不過價錢稍廉而已。兩夜三天未睡覺，累得很；到了波士頓站，由二女掬英夫婦來接到彼等公寓中，各吃一碗湯麵睡覺。一夜熟睡，至次日九時許方醒。二婿上班去，掬英侍候吃早飯，早飯後袖我六十元，我接到手中；心胸高興，此為第一次收到兒女之反哺，喜得幾乎淚下。第二天為星期六，由二婿開車送到羅島州首府普樂維敦絲 Providence 大兒陳傳方家。結束了十年避難生活。

### 回憶香港風土人情

香港，我到過三次；第一次是去雲南調查滇越鐵路之運量是否可予利用運入抗戰物資，經過香港再去海防河內；第二次去美洽運鐵路器材，經過香港乘美國汎美公司之飛機；第三次，勝利後辦善後救濟總署之儲運工作，經過香港去梧州調查當地救濟物資之運用情形；每次經港都係一二日暫住性質，迄不知香港九龍之風土人情。此次避紅禍留港十年，頗有時間到處觀光並與當地人士交往，甚有可記為留念者。遊歷港九新界，始則携家人同去，到一般民衆所遊樂處所；繼則在聖瑪可中學為五六年級主任時，每年暑假前領學生郊遊，完全由學生主動接洽郊遊處所及準備食物，到一般民衆所不常到之處所。

一般民衆所常到之處所在香港者有：扯旗山、淺水灣、香港仔、華人墳場、虎豹別墅等；在九龍新界者有容龍別墅、沙田等。與學生同遊之地有大嶼山、鉛礦灣之避暑山莊，赤柱之聖士提及同學會之游泳場、石澳等地。茲分述其山光海色。

扯旗山為香港最高的山頭，距海面一千八百呎，英文名叫維多利亞山 Victoria Peak，中國人叫太平山。我們由九龍過海雇車到花園道車站，乘登山纜車。開行後在中途有幾個車站。行約七分就上山頂。出站後在山頂廣場有瞭望台；北看九龍灣內船隻來往及英國兵艦一二，九龍及新界完全在望。下望香港街道，房屋櫛比無多空隙。南望一片大海，海中島嶼點點，心曠神怡。下台有牛奶房所開之咖啡店，入內飲茶，雅靜無聲，四面無窗，上觀蒼穹下碧海，四圍花木扶疎，春高則萬紫千紅全奔眼底。出店沿山脚西行有小徑，可通一輛汽車，徑倚山臨海，雜樹叢生。循徑走，愈走愈遠，山上有洋房為無人住宅。再沿徑走則繞山頂而至山之北面，此為鋼骨水泥之棧道，蒼苔滿佈，且有破損，似無人行，觀其狀似可繞山邊回至牛奶房，但因無把握遂折返原路。徑邊有路牌曰盧吉道。回到纜車站，候車下山回九龍。即此小遊亦需五六小時之多。

淺水灣為香港名勝，背山面海，半山有淺水灣大酒店，英文名為 Repulse Bay Hotel。山上松杉蕈蔚，一片青綠；山下有大海灣，海邊白沙綿延十餘里；沙灘岸邊有大衆食堂。夜晚及周末，遊客紛集海濱游泳，擁擠得沙灘無隙地。

我們初來時借虞老板汽車載全家七人到此。我們一家無人游泳，先在沙灘看浴裝競賽，並到麗多 Lido 咖啡館冷飲。晚飯大家在大眾食堂各選麵點吃。歸時，走上半山，到大酒店外圍欣賞盆花。大酒店住房甚多，飯廳亦大，而廳外走廊甚寬敞，遊客多喜在此宴客。遠看海灣有兩個半島伸入中國海，將海灣緊抱，灣內水平如鏡；偶見灣外有商輪或戰艦駛過。我的大兒子大女兒出洋時曾在此酒店歡聚送行，惜人多未能在走廊上吃。聞日本人攻擊香港時就在淺水灣登陸，而以大酒店為大本營云。

香港仔在香港島南面英文名叫 Aberdeen，對海有一小島叫鴨洲，英人叫 Ahichan Island 為魚船集散地；魚船每早由此出海。香港仔與鴨洲開設許多小飯店專烹魚鮮，尤以洲岸停靠有船上酒家，設備豪華，魚蝦鮮猛；店名用大字及電燈照耀頗為奪目，有名為太白酒家者為當時最引遊客嗜鮮之所。我們也曾到此打過牙祭。所有魚蝦均養在海邊網中或桶中，臨烹時獻客前驗其「生猛」新鮮。我最愛食其中蝦；上桌時白水煮熟之連壳中蝦一大堆，每只約二三吋長。食時用手將頭壳去其一半，蘸預備之佐料食之，異常鮮嫩有味。其佐料即醬油麻油醋之混合物，想來必加入味精甚多。

去香港仔不遠即為華人墳場，一片高高下下的墳塚。門口有一石碑坊，橫額鐫「華人永遠墳場」，兩柱鐫一對聯曰：「華屋歸山邱，往古來今同一概；春秋履霜露，慈孫孝子有餘思！」我們在墳墓間憑弔時，見一高碑曰：「蔡子民先生

之墓」。一代宗師何葬於國外耶？查知先生於一九四〇年香港逝世，當時抗戰正酣，半壁山河已淪敵手；暫時無法移葬國內；奈一九四一年冬，日佔香港；勝利不久，大陸又遭紅禍，國民政府迄未有暇移蔡先生之靈安葬國土，哀哉！

虎豹別墅我們也去瞻仰過。此為「萬金油」起家之胡文虎文豹二人之傑作，聞在新加坡亦有同樣之建築。香港別墅建在銅鑼灣半山區，大門朝北。有大圍牆，牆內房屋為宮殿式，紅牆綠瓦，非常俗氣；並有許多泥塑木雕之人物與禽獸，仿造十殿閻王與小鬼，又在後面造一個七級寶塔；船行在九龍灣內即可看見；純粹為招徠生意之廣告建築；不足取。不過虎豹兄弟在香港有「星島日報」在推廣中國文化之工作上頗著功績。

我所記得的香港名勝祇如上述，九龍方面有黃大仙，鑽石山，荔枝角之荔園游藝場等，但無甚特殊可資觀賞之地。新界方面我們常去者有容龍別墅，原為私產，後來加設廚房賣飯賣冷飲，於是遊客增多矣。再後來加添住宿房間，幾成為美國之汽車旅舍 Motel，四邊曠野，一望無際，亦可暫避塵囂。但我所常去者為沙田。

沙田為廣九鐵路（九龍至廣州）之首站，地當潮水灣之口，住戶甚多，農產甚豐。同學蕭立坤至此開設牛奶房之支店賣牛奶房之飲料及西點，地方幽靜，生意甚佳；夫婦兩人日夜經營，頗為得手；我家常到彼處盤桓。至沙田市外山頭有巨石孤立，遠視似一婦人背負幼子向海遠眺，若盼航海之夫歸來者，鄉人呼為「望夫石」。靠海邊離沙田不遠有一車公廟，廟雖小而香火尚盛。

我們走去時，廟門口有石刻對聯曰：「車轉普天下，般般醜心變好；公扶九約內，事事改禍為祥。」上聯首字為「車」，下聯首字為「公」，蓋為車公廟而綴也。沙田地廣人稀，三面背山，一面臨海，海對面山脈蜿蜒，風景雄偉。而山海之間有一片平地，未經應用。我們離港後香港中文大學即設於此，其校長為李卓敏先生，為前救濟總署副署長，我們常常通信，並函寄一學校風景照相來，校舍連雲更為山海生色矣。

### 教育文化界人與事

與學生同遊最為適意，一起工作皆由彼等自動服務，個個爭先，他們多為港九本地人，與地方人士接洽更為順利。一九五六年到新界吐露港漁村遊覽；此地有山有海灣，不亞於淺水灣之風光，奈交通不便，未加意經營。學生到後下海捉蟹捉蝦，並乘船入海，余在海濱徜徉。途中並參觀一個正在建築中之水塘（蓄水池），石壩自深谷中砌成，長達哩許，厚約數十呎，為港府連年不斷之工程，以應付連年增加之人口；港府及居民為食水問題傷透腦筋。

當地人民除納稅外，度其自由生活，不虞有外來之侵略及軍閥之橫征暴斂。中國文人所緬懷之羲皇上人，桃花源人，我想不過如此。

一九五七年學生們帶我去大嶼山之銀礦灣，教會友人之避暑山莊遊覽。大嶼山為一大島，在香港島之西南，曾有一銀礦，現已停開。不過有許多私人建築，備作週末靜息之地。去時須乘輪船渡海，到後方知此避暑山莊佔地甚大。有西式

住房一所內有臥室、飯廳及浴室，四週遍植松柏常青及各種盆栽。對面為一大竹園，水泥平地上置桌椅，師生圍坐閑話或進餐。距此半哩許有游泳池，學生有入內游泳者，余則在樹根邊坐輪胎上閉目凝神。

一九五八年到赤柱游水。赤柱在香港島之南端，有名之貴族中小學叫聖士提反 (St. Stephen's) 者在焉。赤柱灣海水清潔，沙灘甚廣；聖士提反畢業生同學會在此建有會所，有臥室、廚房、飯廳、更衣室、淡水沖浴等應有盡有。學生到後羣趨海濱游水，余則在圖書館休息看書。下午聚議步行參觀大潭篤蓄水池後再下山乘電車回家。大潭篤為香港島上最大水塘。到後一看，相當偉大！一大片澄清綠水，偶因風起漣漪；看堤壩上，一邊水淋到頂，一邊深谷達千呎，水由壩頂溢出沿壩牆下流如匹練。走過堤壩下山，經費泥涌夾道到跑馬地而返。

一九五九年曾帶學生去最高法院參觀。當年秋即離港去美。

香港是英國人的世界，港政府自然以英國人為主。但中國人之賜稱爵士者甚夥如何東爵士、周壽臣爵士、李某爵士等。何東爵士家我曾去過。我初到重慶組織救濟總署之儲運所時要找一位英文秘書，有何晴翠者來投效，英文速寫打字均甚佳，我們同事幾年。避居九龍後，她曾來探望我幾次並約我們到新界去玩，因為她結婚後有汽車。有時請到她家飲茶。她是何東爵士的孫女，結婚後仍住爵邸。那爵邸簡直是一個碉堡，在香港窄街窄巷之山邊，門牆甚厚，室內窗小幽暗，

上上下下房屋甚多，並獲知爵士之生活如皇家也。

周壽臣爵士為中國最早留美學生之一，與詹天佑同時。他回國後在清廷做過幾任首長就退休到港，被封為爵士。有女與中國名人王正廷結婚為補房。王到港後手頭並不寬裕；周氏夫人製西點託牛奶公司代賣。最出名者有栗泥蛋糕，生意甚健，供不應求，購者須幾天訂貨。

李某者廣西人，初到香港為木匠，繼為包工，再繼則造房出租，就此起家成巨富，住屋連雲，信天主教，子女皆大學畢業出洋留學，回港後仍造屋出租，生生不已；亦被封為爵士，為香港統治階級。

香港的中國文化因中國文化人之南遷而大有進展，原來的中文報紙祇有華僑日報編得像樣，文字亦甚通順。後來星島日報漸有新文人加入，中國文字大有進步，我記得有位不名者，在副刊上每日有短評一篇，古色古香。再後來大公報南遷，中文大有起色，而中國文化亦深入民間。吃是中國文化之一，我初到香港時，週末帶家眷打牙祭，祇有到廣東茶莊「飲茶」。後來有個揚州大司務在九龍彌敦道靠近柯士甸道開了一個雪園，賣揚州茶，也有蒸包餃及乾絲肴肉之類，生意非常之好。店裏「走堂的」（侍者）也是揚州人，他們碰到我們這一家揚州同鄉，除侍候小心外，更加親熱似的，所以我家人常為他們的座上客。他們成功的訣竅就是廚子侍者都是老板，所以內外精心決不含糊。我愛吃他家一個嫩鷄煨麵，青麵純、湯鮮、鷄嫩，上面再加上幾根小青菜，青

枝綠葉，真是一碗美術品。他家還有糯米燒賣，不常有。大司務說：「這東西油太多，不宜多吃！」

不久在街對面樂宮電影院樓上，又開了一家茶宮樓，是北平館子，山東館子，麵食好；有大油麵、炸醬麵、燴餅、片兒湯、仿膳的肉餡兒燒餅等；最妙的他們有北平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的綠豆糕；又有北平烤鴨，應有盡有，可嘆觀止矣！王老板在北角造了不少公寓後，移民增加；上海人、寧波人就在這條街上開了一家「四五六」小吃館，他們有湯包、油炸酥餅、各色湯圓、各種菜飯、各種湯麵。簡直回到上海。吃的文化完全灌輸到香港來。

潘校長、楊寶璜同我三人每星期三輪流做東吃小館子。每次到一個不同的館子吃，將香港所有各省的館子都吃遍了；其中最價廉物美的是雪園；究竟廚子茶房做東家開的館子一定賺錢一定好。多年後回想到那一陣子的生活，雖然在逃難，總算過得舒適而愉快。以後到美生活又得看擇業的好壞以及自己運氣的通靈。

訂購「中外雜誌」贈送親友  
是最高級的禮品，他（她）  
會每月想起你的友情。全年  
新台幣陸佰元，國外全年美  
金貳拾壹元。